

朱天文  
電影小說集

朱天文◎著



小說館 [49]

# 朱天文電影小說集

朱天文 / 著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④9

## 朱天文電影小說集

作 者／朱 天 文

發 行 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・發行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五

郵 機／0189456-1 電 話／392-3707

傳 真 號 碼／341-0760

---

排 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1991(民80)年1月16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**售 價 140 元**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**版 權 所 有・翻 印 必 究**

**ISBN 957-32-1009-6**

(本書劇照由朱天文小姐提供)

# 目次

自序／朱天文

小畢的故事

五九

附錄一：下海記

二三

附錄二：我們的安安呀

二九

風櫃來的人

三五

安安的假期

七三

最想念的季節

一〇一

童年往事

一三一

尼羅河女兒

一六五



# 自序

朱天文

陳雨航打電話來，說想把我的小說拍成電影的結集爲一本書，徵求同意，我暗叫一聲慚愧。

這些拍成電影的小說，我自認不及電影遠甚。若把它們分類歸檔，理應放在遠流出版社屬下的電影館，權充電影的附註、補釋、索隱、或白話翻譯本之列。然而也許是主編的慧眼亦有錯識的時候，竟把此書納入小說館，令孤驃與群馬並競，使我惶急萬分。因此以下的說明和描述，力圖在辨晰它們，與其說是小說，毋寧更靠近電影。換言之，這組經計劃串聯在一塊的小說，怎麼看，都更像一匹驃罷了。

首篇「小畢的故事」，是民國七十一年參加聯合報「愛的故事」徵文比賽得到佳作，十月二十日刊出，五天後陳坤厚即來電話，商談購買電影版權的可能性。十月二十八日我與陳坤厚侯孝賢初次見面，次年一月二十九日此片上映。歷時短短三個月包括接洽溝通、寫劇本、拍攝、完工、宣傳，清楚反映出八年前的台灣電影環境是如何的充滿著賭性和草寇作風。

此片大爆冷門賣座後，慣例是要打原班人馬乘勝追擊的牌，這回輪到侯孝賢執導。一堆題材，無所適從。比較成形的有三個，一是暖暖國中女老師的故事：「柯那一班」，一是「安安的假期」，一是角頭黑社會定名為「視死如歸」。三月初某日去暖暖國中探人沿濱海公路勘景回來，在兄弟飯店飲茶，大家做了三個圈讓我抓，抓到哪個決定就拍哪個，我抓到「視死如歸」。

「視死如歸」有許多片斷是侯孝賢少年時代的諸般混蹟。然而引動他的起爆點的却是某年冬天去澎湖看王菊金拍「地獄天堂」，一人閑逛至風櫃，下了車在站牌前的雜貨店看到一群年輕人撞球，他便坐在那裏看了一個鐘頭。於是大家打算去澎湖走走，看那家小小雜貨店和那張小小撞球枴是否無恙。兩天後星期六的下午，陰晴雨不定中飛機驚險萬分抵達馬公。我頭次見識到幹電影的人的行動力。下了機即租車去風櫃，玩玩講講的，講出了「風櫃來的

人」這句話，日後遂延用做為片名。

饒是這樣，四天後在參加學苑影展的高雄松柏飯店裏，大家開會決定今年只拍一又三分之一部電影。三分之一部是「兒子的大玩偶」第一段，一部是「安安的假期」，趕暑假檔。由我先把「安安的假期」寫成個故事大綱，侯孝賢希望我就照自己最順手的小說方式自由去寫。

小說寫完後，四月下旬開始寫劇本，月底完成，立刻也拿到了編劇費。六月底却又說趕不上暑假檔所以不拍假期片了，趕十月光復節檔，改拍「風櫃來的人」，叫我先寫出一篇故事供侯孝賢編劇用。如此七月底我把小說寫完，而侯孝賢老神在在到八月中依然無動靜，原來是使的拖字訣，最終劇本也我寫吧。八月二十日開寫，陳坤厚侯孝賢即去澎湖決定拍攝場景，隨找演員定裝，二十四日我交出劇本，二十八日大隊人馬赴澎湖就開鏡拍了。至院線上映，前後才兩個月，比「小畢的故事」還更是賭寇出草。

此片自是早已遠離了角頭黑社會的拍攝原意，上片一星期下檔。初嚐敗績，改弦易轍，計劃拍喜劇片，輪到陳坤厚執導。十月三十一日侯孝賢出示一疊只寫了開頭若干場的殘本，其中有人，畢寶亮與廖香妹，那是數年前他們想做的一個題材。畢寶亮——正如其名他的皮

鞋永遠擦得剝兒亮——畢寶亮的小鼻小眼、小奸小壞，從他們平時既愛又恨的言談中，我已耳熟能詳，當初侯孝賢是照陳友的外型來設計的。依前例，仍由我寫成小說，再據此討論劇本的分場和發展。這樣就迫在眉睫馬上寫出來了「最想念的季節」。

當然，游擊仗的變幻機動，臨陣陳坤厚却另選擇了改編朱天心的小說，發誓拍一部清純浪漫愛情，即民國七十三年暑假第一檔的「小爸爸的天空」。那年八月侯孝賢才拍「安安的假期」，並且爲了琅琅上口而把安安易名爲冬冬。年底陳坤厚拍「最想念的季節」。

民國七十四年春末侯孝賢開拍「童年往事」，七十六年仲春拍「尼羅河女兒」，這兩部都是直接寫成劇本，小說則是後來再寫的。

回首前塵，對照今日。「悲情城市」搞了一年半，至今一載有餘還在做「戲夢人生」的分場劇本。我多麼懷念從前那個賭寇年代，五天寫一部劇本的剽悍縱橫。打從招降收安變爲影展公務員之後，也膽小了，也謹慎了，好不寂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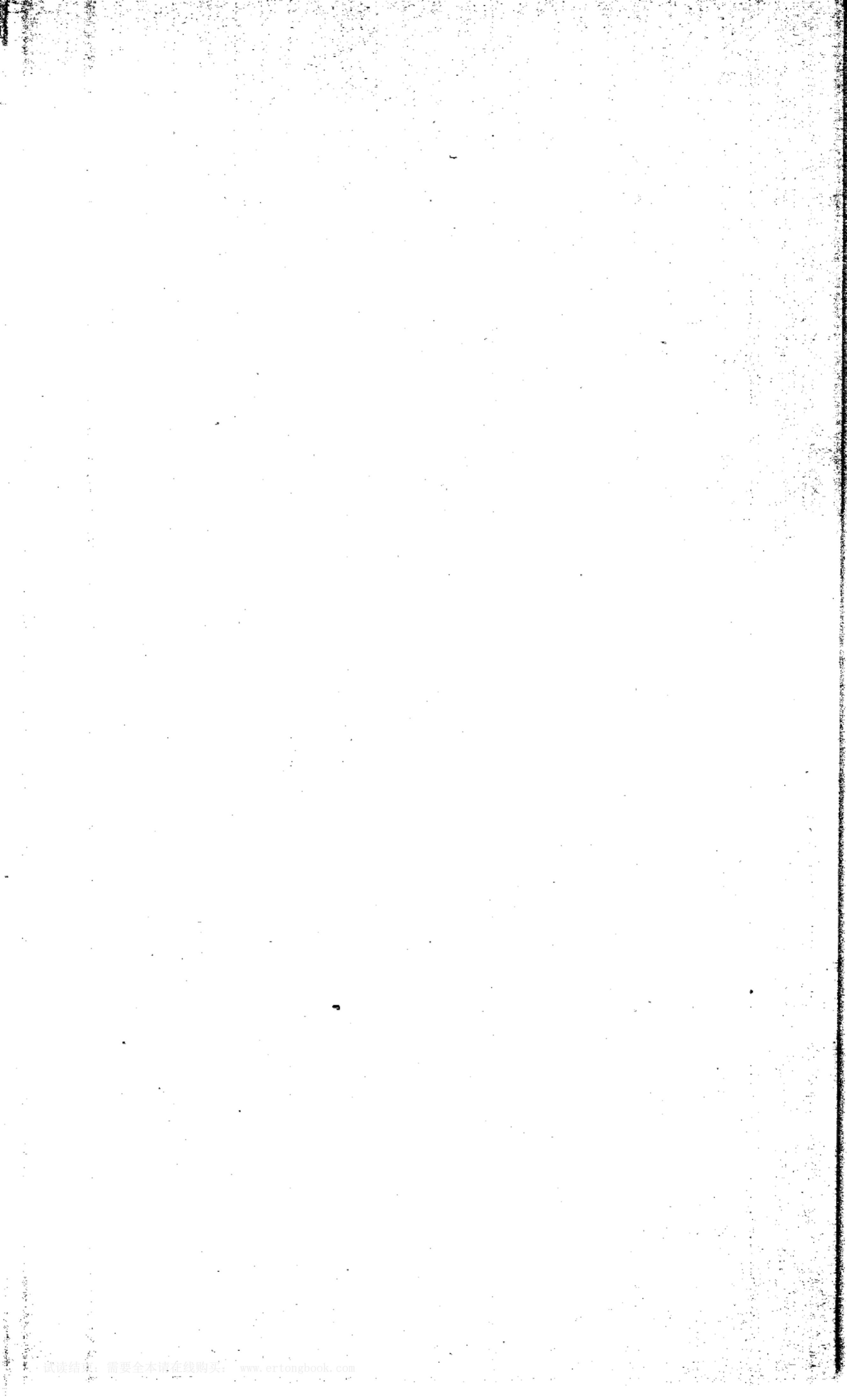
那麼這本書或者就還有一點點存在的價值，亦即是，原諒它的粗草，笑賞它的狂稚吧——那個年代的產物。

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廿日



小  
畢  
的  
故  
事

導演 陳坤厚



職員表

出品人 明驥

製 片 徐國良、侯孝賢

導 演 陳坤厚

編 劇 侯孝賢、朱天文、丁亞民、許淑真

演員表

畢媽媽 張純芳

小 毕 顏正國、紐承澤

畢伯伯 崔福生

## 小畢的故事

小畢跟我小學同班，又是隔壁鄰居，當初搬來村子裏，畢家已在此地住了十幾年。記得第一次看到小畢是搬來當天，我在院子搬花盆，靠著竹籬笆將花一盆盆擺好，忽然籬笆那邊薔薇花叢裏有人喊我：「喂！」抬頭一看，呸，是個黑頭小男生，走過去，他說：「我知道你們姓朱——」當面就把一隻綠精精的大毛蟲分屍了。焉知我是不怕毛蟲的，抓了一把泥土丟他，他見沒有嚇到我，氣得罵：「豬——ㄉ一啊。」哈哈的笑著跑開了。

我被分到五年甲班，老師在講台上介紹新同學給大家認識，教同學們要相親相愛，我卻看到小畢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，手上繡著一條橡皮筋朝我瞄準著，老師斥道：「畢——楚

——嘉！」他咧齒一笑，橡皮筋一轉套回腕上，才看見他另隻手圈了整整有半臂的橡皮筋，據說都是K橡皮筋贏來的。小畢是躲避球校隊，打前鋒，常常看他夾泥夾汗一股煙硝氣衝進教室，呱啦啦喝掉一罐水壺，一抹嘴，出去了，留下滿室的酸汗味。

畢家五口人，後來我才知道，畢媽媽年輕時候在桃園一家加工廠做事，跟工廠領班戀愛了，有了身孕，那領班卻早已有家室的人，不能娶她。畢媽媽割腕自殺過，被救回來了，生下小畢，寄在朋友家，自己到舞廳伴舞，每月送錢給朋友津貼。小畢在那裏過得並不好，畢媽媽去一次哭一次，待有一些能力時，便跟一位姊妹淘合租了間閣樓，小鍋小灶倒也齊全，把小畢接回同住，晚上鎖了門出來上班。

畢伯伯原在大陸已有妻室，逃難時離散了，一直在聯勤單位工作，橫短身材，農夫腳農夫手。過了中年想要討老婆爲伴，他有一千河南老鄉極爲熱心，多方打聽尋覓的結果，介紹了小二十歲的畢媽媽認識。頭一次見面安排在外面吃飯，畢媽媽白皙清瘦可憐見的，畢伯伯只覺慚愧，恐怕虧待了人家母子。畢媽媽唯一的條件是必須供小畢讀完大學。第二次見面就是行聘了，中規中矩照著禮俗來，畢媽媽口上不說，心底是感激的。

小畢五歲時有了爸爸，七歲有了一個弟弟，隔年又來一個弟弟，兩個都乖，功課也好。

印象裏的畢媽媽不是快樂的，也不是不快樂，總把自己收拾得一塵不染，走進走出安靜的忙家事，從不串門子，從不東家長西家短，有禮的與鄰人打招呼。又或是小畢打破了誰家的玻璃，拔了誰家的雞毛做毽子，畢媽媽在人家門口細聲細氣的道歉，未語臉先紅。

而畢伯伯不，紅通通的大骨骼臉，大嗓門，大聲笑。下班回來洗了澡，搬張藤椅院子裏閑坐，兩個男孩輪流去騎爸爸的腳背，畢伯伯腳力之大，一舉舉到半空中，小的男孩每嚇得要哭，放下了倒又格格的傻笑起來。畢媽媽有時收了衣服立在門首看他們父子嬉鬧，沈靜的面容只是看著、看著，看得那樣久而專注，我懷疑她是不是只在發呆。多半這個時候小畢還在外頭野蕩。難得畢媽媽也笑，實在因為太瘦白了，笑一下兩腮就泛出桃花紅，多講兩句話也是，平日則天光底下站一會兒，頰上和鼻尖即刻便浮出了一顆顆淡稚的雀斑。如今回想，畢媽媽的桃花紅其實竟像是日落之前忽然輝燒的晚霞。

畢媽媽的國語甚至說得很艱難，不是帶腔調或不標準，事實上，咬字非常正確的。原因有兩個，一則畢媽媽的國語是翻譯台語，故此比別人慢了；一則——根本是畢媽媽太少說話了，以致是不是漸漸喪失語言的能力了呢？家常畢伯伯畢媽媽幾乎少有交談，兩人的交談都是在跟孩子講話當中傳給了對方。畢媽媽跟孩子講台語，畢伯伯不知怎麼就會得聽了。比方

晚飯時畢媽媽跟孩子說：「鞋子都穿開嘴了，過年要買一雙吓。」那個禮拜天，畢伯伯就帶孩子去市區生生皮鞋選鞋了。小畢從來不跟去，也自有一份，尺寸都合，不合的話畢伯伯下了班再拿去換。

那年中秋，我們兩家到後山德光寺賞月，畢伯伯喜歡小孩，對女孩尤其疼，一路要寶逗我們姐妹笑壞了，還把小妹扛在肩頭，舞獅似的右晃左搖一氣奔到山坡上，矮登登的活像「天官賜福」裏的財神爺。畢伯伯蒸籠頭，最會流汗，畢媽媽從塑膠袋拿出冰毛巾遞過去，擦過後，仔細的疊好收在袋裏。我們坐涼亭裏分月餅柚子，聽畢伯伯跟爸爸聊大陸上的中秋，畢媽媽少吃少笑，一旁俐落的剝柚子給大家吃，或拿鵝毛扇在脚下替大家驅蚊子。小畢早就一個人寺前寺後玩了一圈，跑來吃幾瓣柚子又不見人影。小畢跟我們女生是除了惡作劇，老死不相往來。那晚的月亮真是清清圓圓照在涼亭階前如水。

畢媽媽每天中午來給小畢送飯，夏天連送水壺，把喝乾的壺換回去。飄毛毛雨也送雨衣，天氣變變涼也送夾克，沒有誰家的母親像她這樣腿勤的。小畢他是男生的絕對憎惡雨衣，絕對不加衣服；可是奇怪，小畢那樣不馴，唯畢媽媽不必疾言厲色就伏得住他。夾克他只有穿了，卻自有他的權變，將兩條袖子在頸前綁個結做件小披風，算是聽了母親的話。雨衣不